

君豪同志 千古

謹論流徽

并中正

寫這類文字的，經過他熱心的鼓勵，也寫了一篇「天方異域巴基斯坦」，這個題目是他改題的，刊載後又被國語日報轉載，刊在該報的「國文選粹」的裡面。同學王瑞（筆名王施惠）是交大民國三十三年畢業的小老弟，是一位長於寫作的同學，他也受了君豪學長的鼓勵，在「自由談」上寫了好幾篇的文章。從以上的幾件小事看來，知道他創辦這一個刊物所化的心血，與他的成功，並不是偶然的了。

在他調到高雄以後，見面機會較少。去年，他調回臺北。每星期日上午，總碰到他携同夫人到浸信會懷恩堂做禮拜，因為我是該堂的會友，經常擔任主餐與招待的工作，每星期能與他們會一次面，寒暄幾句，也是引為快慰的一件事。

今年八月起，我的工作有些變動，外出的機會較多，有時做禮拜，也很少碰見他們夫婦，因為聚會的人多也不太注意。後來纔聽說他患了肺癌，又因為連續出差，沒有來得及看他，他已魂歸天國了！

十一月廿日下午三時的追思禮拜在懷恩堂舉行，聽到謝然之先生報告他的生平，參加的親友，無不潸然淚下，不禁默念君豪學長是「永生」在大家的心中。君豪學長真誠熱心，平易近人，與他會晤的人，都稱是「面臨春風」，沒有一個人不愉快的！他的逝世，不僅是同學中的損失，也是新聞界文藝界的損失，更是國家的損失。

痛 哭 君 豪

趙吳靜波

本文係節錄自由談所載——編者

和君豪結婚四十五年，形影相隨，不離須臾，共艱辛，歷患難。一旦他長瞑不視，撒手塵寰，我竟極端反常的流不出眼淚，但覺昏昏噩噩，如夢似幻。人間慘痛，至於至極，乃會達到這樣的境界，確實令人不可思議。然而每當在迷茫之中，被兒孫輩的慟哭驚醒，見孝幔低垂，香燭繚繞，君豪在高

，你為何奪走吾家擎天柱似的君豪！

君豪一生忠黨愛國，盡瘁文化新聞事業。他誕生於民前九年端陽後二日，六歲束髮受書，就讀於興化



雄所拍的那張放大照片，栩栩如生，正以一種撫慰鼓勵的神情，凝望着我，——於是我驚地想起，一世恩愛夫妻，如今竟已幽明永隔，我再也聽不到他爽朗的笑聲，親切的叮嚀；我清醒了，這是殘酷的現實，而不是神志恍惚時的幻景，我立刻淚下如雨，痛不欲生。方期白首偕老，何堪中途一訣，死神

趙氏私塾，民二升昭陽小學，民六入江蘇省立第二師範學校。江蘇興化，是他的故鄉。這座四面環水的城市，沃野百里，盛產魚米，古來即以人才輩出，風土

醇厚著稱。君豪幼時以孝友聞，弱冠以前，文筆雄傑，民國八年考入交通部上海工專中院，十一年升交通大學。當時全國大報，素以海申報歷史最久，規模第一，主筆政者率為知名之士，卓然方家，而君豪以十八歲的一位中學生，便成爲了申報的經常執筆人，或論說，或記事，每一篇出，都能傳誦遐邇，轟動一時。因此，申報特聘他爲特約通信員，對於一個青年學生而言，這是一份無上的殊榮。

二十一歲，君豪和我結婚，將近半世紀，他一直是最理想的丈夫，最慈愷的家長。也就在這一年，他升入交通大學，一所國內克享盛名的最高學府。他唸的是工商管理系，然而在民十五年畢業以後，立刻被申報羅致，開始以文章報國，長才得展，不次擢升，由記者、編輯、副總編輯而做到中國第一大報的總編輯，他在申報總編輯任內，首創社會服務，設立清寒優秀子弟獎學金。嗣後各報紛起效尤，數十年間，不知爲國家造就多少人才。而當年他祇不過三十八歲，他成爲中國新聞事業的中堅，他從無輿援，不會受過任何人的汲引，他孤軍奮鬥，所憑恃的是一隻筆，一腔憂國憂時的孤憤，以及一片對人對事的忠誠與愛心。

民國十八年，他被延攬入中國旅行社兼任主編工

。編輯寫文章的人需要有清靜的環境不是？並不一定。君豪就寧願一家將近二十人擠在一幢房子裡，歡聲談笑，孫兒們遊戲喧鬧，他能在嘈雜聲浪中滿面笑容，振筆直書。不時還要回過頭來，參加愉悅興奮的談論，或者，跟孫兒女們頂上一會。有時候我怕孩子們對於他的寫作太吵擾，他會反過來說：

「不要緊，不要緊，讓他們熱熱鬧鬧，我反倒文思泉湧。」

兒子女兒結了婚，他盡可能的留他們住在「老宅子」裡。兒子、女兒、媳婦、女婿，他一視同仁，慈暉普照，孫兒孫女，他更加憐愛。對於家中的每一個，他關心他們的工作、生活、情緒，甚至於問暖嘘寒，穿衣着裳。——孫兒女該註冊了，老祖父常常親自驅車去繳費；每次經過子女孫兒就讀的學校，他還會停步下來，悄悄的向裡面張望。

往往，家裡面明明有十幾個人，各人在做各人的事，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音，其實，人人都在守候「爹爹」下班的時刻來臨。俄而，汽車駛近，喇叭一響，所有的孩子不約而同跳了起來，爭先恐後，高喊「爹爹」，又笑又鬧的奔出門去迎接。連家養的小狗，都跟着孩子們飛奔狂吠，一剎那間，全家洋溢着歡笑的聲浪。於是，「爹爹」進門了，身畔簇擁着蹦蹦跳

作，由代一日來著書。這份圖文並茂的雜誌銷售到兩萬份以上，成爲我國最著名、最具規模的定期刊物之一。在這一段時期，他所撰寫的遊記，由於風格清新，刻劃入微，爲近代白話文遊記開闢了新的途徑，對於後繼者的影響極大，往往一篇問世，口碑載道，經過友好一再的敦促，他曾編了兩個集子出版。是爲習作遊記者今猶奉爲圭臬的：「南遊十記」，和「遊塵瑣記」。

同時，他又以多年從事新聞事業的親身體驗，認識與見解，利用公餘之暇，完成了兩部巨著：「中國近代報業」，與「上海報人之奮鬥」。前者至今仍爲大學新聞系教授編寫講義時一再引用。

誠然，每一個人都熱愛他的家庭、妻子，與兒女。但是，君豪的戀家在朋友中是出了名的。自我和他結婚以來，不論工作怎麼忙碌，應酬如何繁湊，祇要有短暫的閑暇，他總是盡可能的和家人盤桓在一起。在家裡，他是溫暖的陽光和快樂的源泉，他的摯愛，吹拂着每個人的心田。兒子結婚了，女兒出嫁了，孫兒孫女一個個的誕生，我們的家族越來越龐大，孩子成家立業，應該讓他們自立門戶吧？不，君豪的內心中，無時無刻不在希望全家大小，一人不缺的日夕團聚

跳的孩子，君豪，他滿面紅光，喜氣洋溢，愉快的眸子掃過家人的臉上和身上，經過和煦陽光的愛撫，一縷溫暖，洋溢心頭。——我被擠開在一邊，凝望君豪的臉色，容光煥發，毫無疲態，我明明知道他在外面緊張忙碌了一整天，但是祇要回到了家，他便將一切的疲倦、勞累、困擾和惻，全部拋諸九霄雲外。我更了解，這是他一天之中最歡欣快樂的時間。

讓時光倒退到民國三十年，君豪擔任申報總編輯，大敵當前，重責在肩，他會毅然決然的和一家生離死別。一口皮箱，一捲鋪蓋，他獨自搬到了申報樓上。威武不能屈，富貴不能淫，他以捨生取義的大無畏精神，維護申報光榮悠久的傳統，宣傳抗戰，打擊敵人。日本軍隊將申報包圍，指名通緝趙君豪，斧鉞加身，奉命撤退，君豪不得不化裝出走，但是他堅持要從正門出去。却沒有想到，正門已經站好日軍的衛兵，長鎗交叉，刺刀耀眼，出門的中國人都要從刺刀底下鑽過。君豪被愛護他的同仁強推出門，通過了刺刀，他憤慨得熱淚橫流，孑然一身走到一家餐館；叫了一客蛋炒飯，食不下嚥，望着那一盤飯潸然落淚。

得到有關人士的協助，君豪以日寇嚴令緝拿之身，歷經險辛，幾度死裏逃生，穿越江蘇、安徽、江西、湖北，危機四伏的淪陷地區，和槍林彈雨的戰地。托國家之洪福，他總算安然無恙，抵達陪都重慶，參

加神聖偉大的抗戰陣營。

起先他奉派爲中央黨部專門委員，旋不久改任秘書，負責辦理對海內外的宣傳工作。他的服務紀錄顯示，他做了四年標準優秀的公務員，在宣傳工作上，他獻替良多。

八年浴血抗戰，大後方同胞生活普遍艱苦。洪聲、振聲、冰姿、美姿都在讀大學中學，這是我們全家生活負擔最重的時期。旅行雜誌停辦，寫文章所獲的稿費爲數寥寥，多年來克勤克儉，稍微有了些積蓄，都在大動亂裏一掃而空，君豪不願妻子兒女太苦，他儘量掙節自己的化用，勞心勞力，增裕收入，他再度利用公餘之暇兼課，又次任教於復旦遠在嘉陵江畔的黃桷樹，戰時舟車不便，交通費時，他常年累月，僕僕風塵，他咬緊牙關，在苦難中仍然成天掛着笑容。

卅四年八月，日本無條件投降，八年抗戰宣告勝利，舉國歡欣若狂。我們一家日夕盼望着及早買棹東下，回到上海。但是由於復員人多，船票機票難得，一直等到四個月後方始成行。到上海後君豪仍回申報工作，擔任的職務是副總編輯，他負責編輯部的行政事宜。

因爲他文名藉甚，素孚人望，國家實施憲政，選政于民，君豪受到很多人的愛戴，身不由己，涉足政治。他當選上海市參議員，不旋踵又獲選行憲第一屆

國民大會代表。

倏忽四年，共匪倡亂，大江南北紅潮氾濫。君豪又一度面臨巨變，他從容鎮靜，有條不紊，將申報編輯部同仁的出處，一一妥爲安排；然後他挈領全家，在共匪竊據上海的前三日，安全飛抵臺灣。

君豪服膺 總統的高瞻遠矚，眞知灼見，認爲反共抗俄是一長時期的艱苦鬭爭。他一到臺灣，在重慶南路申報辦事處舊址，基於公私分明，他按月付給房租，闢了小小一角之地，開始爲自由談的誕臨做籌備工作。三十九年五月，君豪膺臺灣省政府之聘，出任臺灣新生報副社長兼總經理，和社長謝然之先生合作，希望在黨路斷瓦殘垣中，重建臺灣第一大報。不數年間，建大廈、購新機器，浸假而有今日之規模。

君豪自奉儉約，嚴於律己，他個性仁厚豁達，坦蕩磊落，他的一生，可以敬業樂羣四字，作一概括。他是文人，但是並沒有「名士風流」的習氣，他是事業家，却亦毫無奢靡濶綽，揮金如土的作風。他做事孜孜矻矻，做人砥礪自守。他在新生報肩荷重責，一面利用每天夜晚，星期假日，一手經營他的自由談。舉幾個例，可以表現他的涇渭分明，一絲不苟。十六年來，他從不在新生報辦理自由談的事務，即令寫一封信，他也決不利用新生報的一隻信封，一張信紙。

他不浪費時間，不浪費金錢，一草一木，祇要有利價值，他就不會輕易拋棄。他幼習顏字，寫字字體稍大，所以他不用有格稿紙，他許多爲讀者傳誦的篇章，都是利用家中訂閱的中國郵報，翻過來在空白的那一面寫成。大女婿單千齡幫他整理帳務，他都堅持按月給酬，新生報同仁在自由談發表文章，他格外的優給稿費。生平最怕沾別人的光，這是君豪性格上最可愛的一面，因爲，我自己也是這麼樣的一個人。

對於朋友同事，藝業長者，君豪唯有敬而親之，處世不論賢劣與否，一概愛而好之。因此有人說他是好好先生，從未見他對任何人疾言厲色，惱惱憤憤，其實他是在以一片愛心，希望人人從善如流，進而使社會上各種關係，一致趨於和諧。他對最親近的朋友學生加以規勸時，常說：「君子之善善也長，惡惡也短，惡惡止于身，善善及子孫。」同時，他向來謙沖自抑，服膺「善刀而藏」的原則，慎於出處，不輕易呈露才華。嘗于：「善氣迎人，親于兄弟。」他是眞能做到這一點的，以此他的忍讓全部出於內心，在他皈依基督之前，信、望、愛的精神，早已完全的支配了他。」

君豪自八月初罹疾，赴榮民總院住院診療，未幾，醫師判明癌症，婉請我們回家休養。當時，我心碎片片，肝腸寸斷，一家大小，眼巴巴的望着敬愛的家長，一步步走上死亡之路，「昔日戲言身後事，今朝

都到眼前來」；此情此景，人何以堪？但是從我自己一直到最小的孫兒女，人人都得強顏歡笑，裝做什麼事情也不會發生。以往曾有度日如年的感受，那時只覺得時光流轉，何其突迅？每聽鐘聲一響，或聞時鐘滴答，我們都會驚得跳起來，又一點鐘，又一分鐘，又一秒鐘絕不容情的渡過，而醫師曾經暗示：君豪的生命只能維持三個月。

爲了減除他的痛苦，激起一線希望，我們明知受欺騙，被壓榨，也唯有急病亂投醫，央求朋友，卑躬屈膝，去請教中醫博士，治癌專家。他開出了苛刻的條件，却也給一家大小帶來衷心的欣慰。他要我們預立治癒證明書，限定我們不許延請任何其他醫師，然後他斬釘截鐵的說：君豪的病不會再有危險，他負責包醫，保證君豪在雙十那天，即可自行到花園裏散步，三個月後癌去病除。

我們將這位中醫博士視爲救命恩人，一切遵照辦理，言聽計從。君豪服食的藥品由他供給，一個多月，醫藥費用多達五萬餘元，我們竭力捫掙，悉索敝賦，流水般的金錢花得毫無怨言，衷心唯有感激。然而，某次他滿面怒容的來到舍下，就在君豪的病榻之前，雙足暴跳，大發雷霆，原來是華報上登了一段文章，對他的醫道有所批評。全家人被吓得六神無主，幾乎要全體下跪，請他息怒，以免刺激垂危中的病人，而且罰咒立誓，說明登這段文章確實與我家人無關

最後，瀕危的病人氣喘吁吁，躺在床上連連作揖求饒。眼淚在一家大小每一個人的眼眶裡滾動，大醫師仍然餘怒未息，他要我們在自由談上，一連刊登兩次歌頌他是癌症專家的廣告。

十一月五日，君豪的精神很好，他確曾下牀走動，並且略進飲食，然而就在這一天，大醫師改了藥方，君豪服食過後，輪回床上休息，即感四肢乏力動止維艱，翌日清晨七時五分，竟然一暈不起，臨終不及半字遺言。嗚呼慟矣！一家十七口人，強忍了兩月之久的熱淚，如長江大川一發不可遏止！

君豪的死期，距離榮民醫院醫師所作的推斷，竟被這位中醫博士提前了一兩個月。這一兩個月的每一分秒，都是我們全家甘願付出任何代價，不惜全力爭取的。

恕我要做一件君豪生前可能雅不欲的事：我勢必宣佈這位中醫博士的大名，倘若因此引起一切可怕的后果，我也無法計及。因為我要這樣做，並非基於個人情感上的理由。如所週知，君豪素來主張廣告必須淨化，自由談上從不刊登含有欺騙性質的廣告。而我，却由於急於挽救君豪，竟自作主張，瞞着君豪，受中醫博士的要挾，在自由談上登了兩次歌頌癌症專家的啟事。這一點，我不但難獲君豪的寬恕，而且，我深感愧對愛好自由談的萬千讀者。

這位中醫博士，連日已經受到輿論的指摘，他是

君豪之喪，蒙國民大會，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各同仁鼎力協助，總統蔣公頒題「讜論流徽」輓額，嚴副總統暨李嗣聰、謝冠生、張維翰、谷正綱、王雲五、張知本、徐柏園、陶希聖、于斌等諸先生親臨致祭。十一日大殮發引，白馬素車，送葬親友車隊長達數百公尺，哀榮備至，存歿俱感。

即令在病榻上，垂危時，君豪仍念念不忘他一手創辦，為平生理想寄托的自由談。他愛自由談勝過他的生命，他的家人。因此，當蓋棺之際，我一面頓足號啕，一面伸出顫抖的手，我在容貌如生的君豪身畔，親手放下一本新近出版的自由談，一本他手著的「東說西」，以及一張我們兩夫婦的合影。篤！篤！篤！巨大的木釘鑲牢棺木，我但覺天旋地轉，大地崩裂！長眠了，六十五歲壯健猶如青年的君豪。以我們夫妻四十五載伉儷情深，你這一去，黃泉路冷，形隻影單，該是如何的淒愴悲涼！我原該死生相隨，與你同行。但是，請恕我，君豪，二兒二女，孫輩八人，何況還有你視同生命，應該永垂不朽的自由談。君豪，你心目中猶如温室弱枝的我，如今是竭力振作，強自打點精神，我必須維持自由談的存在，為你最最戀念的這一個家，貫徹你的職責與愛心。

安息吧，我摯愛的君豪。我知道，我懂得，自由談倘能為萬千讀者繼續愛好，你便雖死猶生，精神永遠不死。

敬悼 趙君豪 楊元拔 二學兄

于潤生

同學趙君豪兄為我三十年前老友，當國民政府成立之初，我奉派主持京滬兩地電信事業單位，其時君豪兄服務於上海申報，頗承其在輿論方面多所支持合作，惠我滋多。迨來臺灣，君豪兄創辦自由談雜誌，以徵稿事時相過從。更以我二人同屬基督信徒，兩年來常見君豪兄伉儷相偕出現於懷恩堂之主日崇拜，復常有見面之機會。故吾二人雖非日常共事一堂，而相交甚深，蓋有年矣。今秋八、九月間，久不見君豪兄伉儷來懷恩堂，偶遇新生報友人，始悉君豪兄患病入醫院療治。十月初特至其寓所訪問，經其子媳見告，方悉君豪兄係患肺癌，在榮民醫院留住兩月，未見效果，遂遵醫囑回家靜養，暫不見客云云。始知君豪兄所患為不治之症，且本人業已明瞭所患絕症，臥床守死，痛苦可知，我於歸途中感傷萬分。曾於懷恩堂週三祈禱會中，約同在座會友，竭誠為君豪兄祈禱兩次。蓋求主如果須徵召君豪兄，即護其早日應召；如尚允其暫留塵世，亦求主早日令其恢復健康，以減少困臥床褥之痛苦。乃不逾旬日，君豪兄竟於十一月六日

奉 主召而去。就普世情形而論，君豪兄在新聞專業和文藝學作方面，雖已有不少成就與貢獻。就其才華而言，尚未能竟其全志。況君豪兄平日精力充沛，不類六十許人，正當盛年有為之時，溘然而逝，確堪痛惜。然就基督的道理而言，主的信徒，不斤斤於世俗的短暫歲月，而孜孜於出世的永恒生命。君豪兄肉體雖已逝去，靈性絕未泯滅。凡屬家人親友，自不必作過份悲傷也。由於君豪兄平日談吐之溫雅，性情之淳厚，與其文筆之流暢清新。與之接談，如坐春日。讀其文章，如飲醇醪。偶一回憶，令我引起無限之懷思，因作一聯以誌悼念，以紀故人。

君子交情淡如水
豪士文章壯若虹

正在悼念君豪兄之際，忽聞同學楊元拔兄住院病況加劇之訊，焦慮萬分。我與元拔兄係於民國三十八年到達臺灣後方始相識。因業務上接觸較多，故對其處世為人，知之亦較詳。元拔兄文墨流暢，書法亦佳